

全真道士尹志平(1169-1251)的宗教實踐

鄭素春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提要

全真道的宗教實踐（Practices）有所謂功行之說，指的是修鍊之功夫和修德之善行。修行之人須積行累功，功行兩全，是謂真人。本論文以全真第六任掌教尹志平（1169-1251）為研究對象，在史料的運用上，主要以《正統道藏》收錄的典籍為根據，並補充金、元人碑記資料，探討其宗教實踐的理念及行為表現，從而明瞭他在教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金與蒙古交戰元之際，在戰火中屹立不搖的全真道，經歷丘處機（1148-1227）、尹志平、李志常（1193-1256）和張志敬（1200-1270）等掌教與蒙古帝國間之周旋往來，不僅建立起帝國與教團間的政教關係，同時也為華北地區人民爭取了保全其生命財產與文化的機會。從本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尹志平出身樂善好施的家庭，自幼即想窮究生死之理。其出家生活中，除了以全真掌教身份為教團和社會大眾爭取利益外；在文化建設上，對於宮觀之興修以及為促成元代《道藏》的編纂而付出心力。

關鍵字：金代、元代、全真道、尹志平（1169-1251）、宗教實踐

一、前言

全真道由祖師王重陽（1113-1170）創立興起於金代，基礎紮根於民間，其發展則受政治與社會情勢的影響，在時代變遷中起伏動盪。金末，盜賊四起，第五任教主丘處機（1148-1227）受金廷之託，代為撫諭山東亂民。所至投戈拜命，情勢大為安定。¹當時丘處機面臨金、宋與蒙古三方徵聘的抉擇，他卻選擇了往覲成吉思汗（1206-1228 在位）。此一抉擇，成就史上著稱的「雪山講道」盛事，²不僅為全真道士贏得免除一切賦役的優待，³人民持其度牒者也因此免於被殺戮奴役的災難。⁴

金與蒙元帝國交替之際，在戰火中屹立不搖的全真道，歷經尹志平（1169-1251）、李志常（1193-1256）和張志敬（1200-1270）等人先後嗣教，與蒙古帝國間之周旋往來，不僅建立起帝國與教團間密切的政教關係，同時也為華北地區人民爭取保全其生命財產與文化的機會。⁵尹志平為繼丘處機之後的第六任掌教宗師，大多數的人熟知丘處機西行闡教之功，但少有人明瞭尹志平正是促成其事的主要推手。後來，蒙古軍南下，要利用全真道士招慰人民時，處機猶豫深思良久，派遣尹志平擔當此一任務。自尹志平主教至其人生之終年（1227- 1251），歷經太宗窩闊臺可汗（1229-1242 在位）、脫列哥那監國（1242-1245）、定宗貴由可汗（1245-1248 在位）以及海迷失監國（1248-1250）等帝室家族權力交替的時期，在全真教史上佔

¹ 參見：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 37-39。

² 雪山在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丘處機曾應詔西行，覲見成吉思汗於該山，為之講道。事見：元·李志常著，《長春真人西遊記》上、下二卷，收入明編《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7 景印，以下簡稱《道藏》），正乙部，群字號。另參：（英）Arthur Waley, *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et Sons, Ltd., 1931.

³ 1223 年，成吉思汗賜予丘處機的聖旨允許丘處機門下得以豁免差役及一切賦稅。詔書參見：《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第 28，頁 833。

⁴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202，〈釋老志〉，頁 4525。

⁵ 有關全真掌教的考證，見本人（Cheng Su-Chun），*L'école taoïste Quanzhen sous la dynastie des Yuan 1260—1368*, Paris, Thèse de Doctorat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5, pp.36-44. 中文稿〈元代全真掌教考〉於 1996 年 8 月，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辦道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並以內容交付多位與會學者。相關論文另見：鄭素春，〈元代全真教主與朝廷的關係〉，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 703-735。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詳後）。

歷來研究全真教的論著頗多，日本學者吉岡義豐、窪德忠以中國的宗教改革視之；⁶本國學者陳垣、姚從吾和孫克寬等人亦深入探討全真道的初期發展，肯了定該道派在戰亂之際救人民性命以及保存中原文化的貢獻。⁷有關全真教義之研究，見於陳俊民〈略論全真道的思想源流〉、陳兵〈略論全真道的三教合一說〉以及 Steve Eskilden, "Asceticism in Ch'uan-chen Daoism"等文。⁸然而，專門探討該道派的宗教實踐 (Practices) 的內容，仍有待整理和討論。

現代作品中有關全真道士的研究，以描述撰寫丘處機的作品居多，⁹對於接續其後掌教的尹志平卻鮮少著墨。2008年，劉曉撰〈全真教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謎〉一文，對於丘處機以後宋道安辭退掌教，由尹就任之始末，敘事頗詳；¹⁰張廣保撰〈蒙元時期全真教大宗師傳承研究〉指出，尹志平退位前二年（1235）致書馮志亨，囑意

⁶ (日) 吉岡義豐, 〈新道教の出現と末流〉, 《永生への願い》, (京都: 淡交社, 1970), 頁 142-164; 〈全真教の成立〉, 《道教の研究》, (京都: 法藏館, 1952), 頁 1-60。(日) 窪德忠, 《中國の宗教改革—全真教の成立》, (京都: 法藏館, 1967); 及其《道教史》, (京都: 山川出版社, 1983), 頁 308-327。其他論文多篇, 茲不贅述。

⁷ 陳垣,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北京: 中華書局, 1962); 孫克寬, 〈金元全真教的初期活動〉, 《景風》第 22 期 (1969), 頁 23-46; 姚從吾,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 氏著《東北史論叢》, 下冊, (臺北: 正中書局, 1970), 頁 175-204。

⁸ 陳俊民, 〈略論全真道的思想源流〉, 《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第 3 期, 頁 83-98; 陳兵, 〈略論全真道的三教合一說〉, 《世界宗教研究》1984 年第 1 期, 頁 7-21; Steve Eskilden, "Asceticism in Ch'uan-chen Daoism", *Asia Review* 3.4(1990), pp.153-191。

⁹ 姚從吾, 〈元邱處機年譜〉, 《東北史論叢》, (臺北: 正中書局, 1970) 下冊, 頁 214-276; 〈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的貢獻〉, 《姚從吾全集》, (臺北: 正中書局, 1982) 第 6 集, 頁 1-138; 周紹賢, 《道教全真大師丘長春》,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2); 鄭素春撰, 〈金元全真道丘長春真人行誼及其宗派發展〉, 收在高逢時總編, 《丹道文化 28: 丘處機專輯》, (臺北: 丹道文化出版社, 2003), 頁 65-100。外文作品: I. de Rachewiltz and T. Russell, "CH'IU CH'U-CHI (1148-1227),"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9(1984), pp.1-26; Yao Tao-Chung, "Ch'iu Ch'u-chi and Chinggis Kh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6 N.1(1986), pp.201-219.

¹⁰ 劉曉撰, 〈全真教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謎〉, 陳鼓應主編, 《道家文化研究》第 23 輯, (北京: 三聯書店, 2008), 頁 250-260。

其嗣教。馮審時度勢，採取遜讓姿態。¹¹拙著《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1987）一書，也曾論述尹志平與朝廷的往來關係和居位、退位之經過，但僅及於其參與世俗社會生活的一部分。¹²本論文係因應研討會「宗教實踐與社會」的主題而撰寫，¹³以尹志平這位在教會中承先啓後的關鍵性人物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宗教實踐的理念及行為表現，從而明瞭他在教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全真道的宗教實踐，根據祖師王重陽的言論，他所標榜的是心中清淨的「真修行」，以鍊出本來真性；又有「功行」之說，包含真功和真行。¹⁴從閱讀祖師推崇的《晉真人語錄》可知，其中主張積行累功，曰：「若人修行養命，先須積行累功。有功無行，道果難成；功行兩全，是謂真人。」¹⁵

事實上，尹志平在其生前即榮獲朝廷褒贈，賜號「真人」。所著《葆光集》三卷；¹⁶傳道內容由弟子段志堅等編成《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四卷傳世；¹⁷部分零星的言論，見於玄全子編集《真仙直指語錄》卷下，〈清和尹真人語〉。¹⁸從他的著述，可一窺其修道思想之梗概。不過，本文偏重於探討他在真功與真行中的後者，也就是行為的部分來撰寫。

¹¹ 張廣保，〈蒙元時期全真教大宗師傳承研究〉，收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23 輯，多元視野下的全真教專號，頁 192-249。基本上，張廣保文與本人考證內容出入不大。

¹² 參閱：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頁 73-74。

¹³ 本論文在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辦「宗教實踐與社會兩岸論壇」中發表，（臺北新莊：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辦，2010 年 5 月 1-2 日）。

¹⁴ 金·嘉撰，《重陽全真集》（《道藏》第 43 冊，太平部，枝字號），卷 10，第 20-21，頁 500-501。討論詳見：鄭素春，《道教信仰、神仙與儀式》，（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02），頁 233-239。

¹⁵ 《晉真人語錄》（《道藏》第 40 冊，太玄部，卑字號），第 2-3，頁 2。晉真人在清·陳銘珪著，《長春道教源流》，（臺北：廣文書局，1975）下冊，頁 369，考證以為是馬鈺弟子。從王重陽引用晉真人的話語來看，晉真人可能是金代道士或更早以前的道士。

¹⁶ 尹志平著，《葆光集》上、中、下三卷，有 1239 年門弟子煙霞逸人序，收《道藏》第 43 冊，太平部，同字號，頁 121-166。

¹⁷ 元·段志堅編集，《清和真人語錄》四卷，有大蒙古國丁酉年（1237）張天祚和庚子（1240）秋嗣教真常子李志常序，收《道藏》第 55 冊，正乙部，弁字號，頁 714-762。

¹⁸ 元·玄全子編集，《真仙直指語錄》（《道藏》第 54 冊，正乙部，鼓字號），卷上，〈清和真人語〉，第 1-16，頁 683-691。

有關尹志平的事蹟和道行，見載於元代碑記和文集之中。茲按文章出現時間先後，排序如下：1.金末元初全真道士李志全（1191-1261）¹⁹撰〈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至遲於1261年完成，《藝風堂拓片》收入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²⁰2.元·弋穀撰〈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掌教張志敬於1262年徵文所撰，收入元·李道謙（1119-1296）²¹編集《甘水仙源錄》卷3；²²3.李道謙編集《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有王道明書序於1284年）卷下，有〈清和真人〉；²³4.元·安西路儒學教授賈馱撰〈大元清和大宗師尹真人道行碑〉，乃掌教張志僊於1290年命古樓觀宗聖宮提點聶志真、趙志玄纂述尹志平行狀後徵文於作者所撰，收入《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²⁴5.元·不著撰人，《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收〈掌教大宗師清和尹真人〉一文。²⁵另有元文士王惲撰〈大元故清和妙道廣化真人

¹⁹ 李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任事燕京玄學提舉。傳記參見：元·李蔚撰，〈純成子李君墓誌銘〉，收入元·李道謙編集，《甘水仙源錄》（《道藏》第33冊，洞神部，記傳類，息字號），卷8，第1-2，頁215-216。

²⁰ 元·李志全撰，〈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藝風堂拓片》，收錄於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538-541。仁宗延祐元年立石（1314），陳垣以李志全卒於1261年考之，碑文至遲在該年已完成，前書，頁541，註4。

²¹ 李道謙為全真道士，汴梁（今開封市）人，擔任至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兼領萬壽宮事。事蹟參見：元·宋渤，〈玄明文靖天樂真人李公道行碑銘并序〉，收入清·武樹善編，《陝西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28，頁1-4；另見《道家金石略》，頁713-715。

²² 元·弋穀撰，〈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收入李道謙編集，《甘水仙源錄》（《道藏》第33冊，洞神部，記傳類，息字號），卷3，第1-10，頁146-151；另見《道家金石略》，頁567-570。

²³ 元·李道謙編集，《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道藏》第32冊，洞神部，記傳類，川字號），卷下，第1-6，頁660-662，〈清和真人〉。

²⁴ 元·賈馱撰，〈大元清和大宗師尹真人道行碑〉（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掌教張志僊徵文於作者），收入《古樓觀紫雲衍慶集》（《道藏》第32冊，洞神部，記傳類，川字號），卷中，第3-7，頁696-698；另見《道家金石略》，頁680-681。

²⁵ 元·不著撰人，《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道藏》第32冊，洞神部，記傳類，川字號），第17-18，頁684-685，〈掌教大宗師清和尹真人〉。

玄門掌教大宗師尹公道行碑銘并序》，收氏著《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 56。²⁶有必要補充的是，本論文為原創作品，雖然張廣保著《尹志平學案》（2010）於本文發表後收到，²⁷但是為了不影響全篇的完整性及文章著眼點不同，本文還是選擇性地保留一些原來的架構。

本論文在史料的運用上，主要以明編《正統道藏》收錄的典籍為根據，並補充元人文集和金石資料，首先，描繪尹志平的生平事蹟與著述；其次，探討他的宗教實踐觀，亦即積功累行的思想；第三，論述他在行為表現上，與朝野的關係以及對教會本身的建樹。

二、生平事蹟與著述

尹志平，字大和，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正月二十日生。遠祖居河北滄州，前宋時為官於萊州（今屬山東煙台市下轄），因家居之。顯高祖妣有子九人，俱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者七人，²⁸分領八縣之治。自此之後，簪纓熾盛，²⁹族人興旺。在金統治下，其祖尹公直、父弘誼，皆韜光不仕，³⁰樂於施予，鄉黨以善人稱。³¹

相傳於尹志平出生之夜，母親見儀衛非常，皆盛服而入，驚寤間，生下了他。甫三歲，善記古事；五歲入學，日誦千言。³²嘗因祀事，追究生死理，杳然遐想自忘。七歲，遇陝西王大師；十四歲，遇丹陽真人馬鈺，遽欲棄家入道，潛往。十九歲，復迫令還家，禁錮之。尹志平逃出再三，父母始從其所願。³³當其及冠，行遇道士自關右（指潼關以西）來，約他同詣文登醮祭，歛失所在，但見羽流乘白龜化

²⁶ 元·王惲，〈大元故清和妙道廣化真人玄門掌教大宗師尹公道行碑銘并序〉（元貞三年，改大德元年，1297，尹志平法孫陳德定請作者撰文），《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四部叢刊本）卷 56；另見《道家金石略》，頁 689-690。

²⁷ 張廣保著，《尹志平學案》，收入名譽主編麥子飛，張廣保主編，《全真學案》第 1 輯，濟南：齊魯書社，2010。審稿意見之一，建議本文只保留有關宗教實踐的部分。

²⁸ 《甘水仙源錄》，卷 3，第 3，頁 147。

²⁹ 《葆光集·序》，第 1，頁 121。

³⁰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第 3-4，頁 696-697。

³¹ 《道家金石略》，頁 689。

³²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第 4，頁 697。

³³ 《甘水仙源錄》，卷 3，第 3，頁 147。

現空際。尹志平儻恍感遇，信道愈篤。既而潛訪長生劉處玄於洛陽，父母數追止之，至鎖閉靜室。無幾，遁去，寓山東昌邑縣之西庵，常獨坐樹下達旦。一夕，夢中見長生真人劉處玄飄然而來，厲聲曰：「向祖師來化妝，尚未悟邪？」³⁴經劉處玄點化，尹志平方領悟弱冠所遇為祖師王重陽。又見劉處玄揮刀，斬其首、剖其心，復置之，醒覺而大有所悟。後住庵山東福山縣，照養疾患、嘉惠貧困，勤瘁者累年。游山東濰州時，龍虎完顏氏創玉清觀，尊事之。³⁵

金章宗明昌辛亥（1191），尹志平覲見丘處機於棲霞觀，執弟子禮。³⁶處機特器異之，教誨之曰：「吾平昔不曾暫昏吾性，出入雖跬步，嘗裂心，爾宜精進體之。」³⁷又曰：「吾性靈明如鑒，不受垢，常切瑩拭，以湛吾天。」³⁸自此後，尹志平日有所得，請教《易原》於郝大通³⁹；得傳籙法於王處一。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因佩有上清大洞符籙，主盟齊東。丘處機聞之，喜曰：「吾宗教託付，今見人矣。」⁴⁰

金宣宗貞祐末年（1216），兵塵四起，尹潛跡海島，待甫定，返回濰州玉清觀。⁴¹1219年，成吉思汗派遣使節劉仲祿前來徵聘丘處機，處機弟子李志常曰：「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大事。」後劉仲祿往玉清觀，語及詔旨之事，尹志平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⁴²遂一同前往，見丘處機於山東萊陽昊天觀。⁴³在

³⁴ 《道家金石略》，頁 689。說明：此處祖師指王重陽，仙逝後顯化，每乘坐白龜之上。

³⁵ 《甘水仙源錄》，卷 3，第 3，頁 147。

³⁶ 《道家金石略》，頁 689。

³⁷ 同上註，頁 539。

³⁸ 同上註，頁 689。

³⁹ 郝大通（1135-1212），本名昇。王重陽之徒，全真七子之一。事蹟見：金·徐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 2，第 18-24，頁 142-145。宋·程大昌著，《易原》（永樂大典本），八卷。

⁴⁰ 《道家金石略》，頁 689。

⁴¹ 同上註，頁 539。

⁴² 《甘水仙源錄》，卷 3，第 4，頁 148。

⁴³ 丘處機明昌（1190-1195）居棲霞之北墅濱都太虛觀；戊寅（1218）徙居萊州昊天觀。己卯（1219）詔下，次年（1220），發軔北行。參見：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2-13。

其力勸下，丘處機決計北上，選名德十八人輔行，以尹志平爲之冠。⁴⁴自1220年初於燕京（今北京）啓程，至1222年夏，行至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三次覲見可汗，講道於十月十五、十九和二十三日。⁴⁵

1223年春，成吉思汗詔許東還，敕燕京宣差札八（兒）⁴⁶、石抹（咸得不）⁴⁷具疏，請神仙住太極宮（今北京白雲觀所在），善化遺黎，敷弘真教。⁴⁸丘處機至雲中（一說在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一說在山西省大同市），聞山東亂，蒙古軍又南下，對尹志平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也。」遂派遣他前往招慰百姓，聞者樂附，全活性命甚眾。⁴⁹

1224年，丘處機返燕，居太極宮改名的長春宮，四方尊禮者雲合。尹志平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師，往居河北緡雲（即上緡山）秋陽觀，⁵⁰告辭之詩云：「大劫紛紛尙未安，辭師別眾鐵心肝；道人決烈將何喻，死到頭來更是難。」⁵¹有感於時局之艱困，他選擇了退隱，後移居德興（今河北涿鹿縣）龍陽觀，凡二載。清明日，他寫詩以言志云：「物外閑吟格調清，爽人胷臆豁迷情；慧風飄蕩迷雲散，放出從來皓月明。」⁵²在他離京後，丘處機曾六付手札，示倚重之意。⁵³

1227年，丘處機升遐。據載，真人臨終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尹志平來行祀事時，宋道安語之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我領之也。」⁵⁴

⁴⁴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第4，頁697。張廣保認爲，當時至少有兩人道望居尹志平之上，即趙九古、宋道安。所著《尹志平學案》，頁45。

⁴⁵ 參閱：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頁59-60。

⁴⁶ 札八兒火者是西域賽夷部人。事蹟參見：《元史》，卷120，頁2960-2961。

⁴⁷ 石抹公爲燕京行省，亦見於：《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第14-15，頁826-827。

⁴⁸ 《道家金石略》，頁539。

⁴⁹ 《甘水仙源錄》卷3，第4，頁148。

⁵⁰ 《道家金石略》，頁539。

⁵¹ 《葆光集》，卷上，第9，頁127，〈苦辭真人往緡山〉。

⁵² 同上註，卷上，第11，頁128，〈龍陽觀清明日述〉。

⁵³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第4，頁697。

⁵⁴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第24，頁831。該書有孫錫作序於1228年，故知此爲尹志平繼位掌教最早的記載。

另一記載說，真常子李志常、寂照大師馮志亨⁵⁵曾叩請之曰：「教門事大，不可無主。仙翁手澤六帖，墨迹未乾，皆是付托後事之實。又對眾常言：『尹公福大於俺，見有孫少監楚卿、陳漕使秀玉等、（吳）大卿德明三老題贊可證，寧可避退邪？』師知不能免，睨俯從眾。」尹志平就任掌教後，建議構築處順堂於白雲觀，以便遷葬其師。⁵⁶次年（1228）七月九日，藏仙蜕於處順堂。⁵⁷

尹志平嗣教後，徒眾輻湊，輦贖樂貢者，充塞於庭。有一天，他忽然對道眾曰：「吾素厭冗劇，喜山林。」1231年，因河北平灤請主醮事，至河北景州之東山。⁵⁸所撰〈辛卯東路鹽場醮過景州贈東方道眾〉詩云：

不得西山去，天教東路行，心空常合道，性僻未全明。
觀妙入無相，逐邊屬有情，全真修實德，著假戀虛名。
見色如空色，聞聲悟寂聲，動時無少欠，靜處有餘清。
縱欲道難悟，收心行易成，幻身元係假，實性本來平。
莫覓鉛汞法，休教煙火生，同流聽苦勸，別有好前程。⁵⁹

又，撰〈出京寄長春宮道眾〉詩，曰：「七真開正教，萬聖助明王，行住由天意，奈何無處藏。」⁶⁰從尹志平早年潛居修道的性格來看，詩文表現有藏身修鍊之志，無奈僚士固請還宮。1232年，窩闊台汗南征北還，尹志平迎見於順天（今河北保定市）。帝慰問甚厚，令皇后（脫列哥那可敦）代祀香於長春宮，貺賚優渥，⁶¹特

⁵⁵ 馮志亨（1180-1254）亦丘處機弟子，事蹟見：趙著撰，〈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卷6，第7-11，頁189-191。

⁵⁶ 《道家金石略》，頁539。劉曉考證認為，由於尹志平接任教主有悖丘處機遺囑，支持者只好以丘處機信劄和三大老證言來壓服道眾。他更正「漕」字，又以等為吳字之誤，採用耶律楚材著，《湛然居士集》卷8、鮮于樞著《困學齋雜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卷5205，第22頁，考證出三老分別為孫周，字楚卿；寂通老人陳時可，字秀玉，燕人；以及吳章，字德明，石州人，道號定庵。見所撰，〈全真教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謎〉，頁250-255。

⁵⁷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第25-26，頁832。

⁵⁸ 《甘水仙源錄》，卷3，第4，頁148。

⁵⁹ 《葆光集》，卷上，第37-38，頁141。

⁶⁰ 同上。

⁶¹ 《甘水仙源錄》，卷3，第4，頁148。皇后為脫列哥那可敦，見：《元史》，卷24，〈后妃傳〉。

賜道經一藏，令旦望看讀，爲國焚修，與民祈穀。1233 年春，他赴北京（燕京），⁶²應宣差侯公之請作黃籙醮事。臨別，謂眾曰：「自黃帝玄元以來，未有今日道門隆盛。若大明照宇宙，熏風遍區夏。實自我重陽札之，長春恢弘之。吾本樂幽棲，不交涉世務，每痛慙忝竊法席，有年於茲，宜當急流勇退。今觀真常浩然，才道兩全，付之。」⁶³行文顯示尹志平已萌生退意。他想要請李志常嗣教，徒眾則請求：「姑待歲時」，於是仍命李志常（字浩然，號真常子）擔任權教。醮事畢，對道眾曰：「此行繼踵玉陽」，作詩志之。⁶⁴同年七月，他赴北京華陽觀講道；⁶⁵十月，赴義州（今遼寧省義縣）作下元醮，在通仙觀過冬。時人描述尹志平，「講《道德經》，混融諸子百家，詳說七真得道根源，開覺後進，明心復性，法語該攝，學人弗參，即非同志。」⁶⁶

1234 年春，尹志平游毋閭山（又名醫巫閭，今遼寧省北鎮市）太玄觀，踰春南歸。行至玉田（河北唐山市西北），舍居豐草中，後來徒眾方知有寇來襲，一直追蹤他們至大合甸（今地名不詳）。四月還燕，士民大喜。

1235 年春，他又離京，西入汾、晉（在山西境），赴沁帥杜德康之邀，於平遙縣玉清觀作大醮。傳說尹志平在平遙主醮時，遭遇久旱且颶風，經作醮三晝夜後，燈燭恬然，而他處仍颶著颶風。沁州帥杜德康、平遙帥梁瑜，各自施予宮觀。其中，平遙清虛觀增修後，勝於往日，更名太平興國觀。同年九月，抵平陽（今山西臨汾），他委命披雲子宋德方（1183-1247）率眾鏤刻《道藏》經板，⁶⁷不數載而完，所費不貲，而人樂成之。人亦此事歸功於尹志平爲之張本。⁶⁸同年冬，平陽府李侯（名不詳）率僚屬車馬來迎，尹志平演教於長春觀，官民日送供者，充斥道路。時關右未

⁶² 本人認爲北京即燕京，因爲同一年七月，尹志平赴北京華陽觀（詳後，註 65）。另外，張廣保認爲，此一北京爲遼寧省錦州市。見《尹志平學案》，頁 54。

⁶³ 《道家金石略》，頁 539。

⁶⁴ 同上。

⁶⁵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 1，第 1，頁 725。

⁶⁶ 《道家金石略》，頁 539。

⁶⁷ 《道藏》獲得脫列哥那助印一事，參見：Igor de Rachwitz, "Some Remarks on Toregene's Edict of 1240", i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3(1981), pp.42-48.

⁶⁸ 《甘水仙源錄》，卷 3，第 6，頁 149。

寧，他大嘆曰：「諸路宮觀，綽有次第，獨終南祖庭荒廢，無人修葺。」⁶⁹

尹志平以道化大行歸功於重陽真人，特留意於興復劉蔣村祖庭（在今陝西整屋縣，金賜額靈虛觀）。⁷⁰不久，京兆行省田雄（法名德燦）⁷¹馳疏來請，適與師意合。1236年春，尹志平始抵達陝西榛莽之地，規度兆域及宮觀基址。時陝右遺民猶有保柵未下者，聞師至，相先歸附。田雄並且以太平宮、樓觀、太一宮、佑德觀、華清宮、雲臺觀等，盡歸於師。後李志常從燕京來，偕同尹志平至雲中（一說在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一說在山西大同），共聽聖旨，令選天下高道，為國念經告天。是時忻（在山西省忻州市）守張侯自出己財，建重陽觀；沁州（在山西）杜德康施神霄宮，增廣堂廡。⁷²同年秋，奉旨試經雲中，度千人為道士。所至風動，吏民瞻拜。⁷³次年（1237）九月，中書楊公彥誠（楊惟中，1206-1260）⁷⁴奉特敕，召尹志平還燕。自1235至1237年，他在外已三年。⁷⁵

1238年春，尹志平曰：「吾老矣，宜去勞從佚。」手自為書，付李志常。⁷⁶計自1227至1238年正月止，擔任掌教共十年。於同年上元日作大齋，授大宗師法印，傳衣鉢於李志常。李志常再四遜避，會眾昌言：「師（指尹志平）欲付之非一次，數年來教門巨細事，君常裁制。」李志常自度不能免，姑從眾議。

尹志平讓位後，於1239年，修建燕京附近的五華燒丹院；1240年夏，大房山（在北京）真陽觀董德幹同功德主王總管，以本觀歸於師。⁷⁷後祖庭請尹志平監督葬事，所過道路設香輦迎拜，日以千計，貢物山積，他忽略不顧。⁷⁸十方師德道侶

⁶⁹ 《道家金石略》，頁540。

⁷⁰ 《甘水仙源錄》，卷3，第5-6，頁148-149。

⁷¹ 元·孟攀麟撰，《十方重陽萬壽宮記》云：「國師（指丘處機）急於立教，特令門人儒志久持法旨，授隰帥田公，名以德燦，諭之密言。」收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頁68-69。田雄，字毅英，癸巳（1233）授鎮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參見：《元史》，卷151，頁3579-3580。

⁷² 《道家金石略》，頁540。

⁷³ 同上註，頁689。

⁷⁴ 楊惟中事蹟，參見：《元史》，卷146，頁3467-3469。

⁷⁵ 《道家金石略》，頁540。

⁷⁶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第5，頁697。另見：《甘水仙源錄》，卷3，第6，頁149。

⁷⁷ 《道家金石略》，頁540。

⁷⁸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第5，頁697。

畢集，百倍其常。總管田雄秉告於太傅移刺公（寶儉），共邀尹志平選擇良日，以便完成祖師之葬事及興造之功。⁷⁹當年閏臘月二十四日到祖庭，是冬闕雪，師下車妥，盈尺。1241年正月二十五日，遷葬祖師仙蛻於白雲堂。⁸⁰時陝西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據說，賴師之道德素重，鎮伏邪炁，故得完其功。⁸¹事畢，尹志平復入樓觀（在陝西盩厔縣），逍遙閑居，澹然為神明游，登臺懷古，間形咏歌，曰：「周朝興逸士，唐代顯尊師，宗祖古樓觀，清和得繼之。」又兼修樓觀太上說經臺。⁸²

1242年春，回轅至沁州神霄宮。1243年夏，移駕於太原天寶觀。是歲極旱，尹志平作醮，雨霑足。秋八月，蒙公主、皇后（脫列哥那監國，1242-1245）懿旨，遣中貴請師回五華山，齋奉香火，預作壽宮，以嶙雲怡老。卜築五華山道院（後升為觀，再改為宮），並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名「清和」。1249年春，特旨賜「清和演道玄德真人」，得賜金冠法服，改觀為宮。1251年，長春誕日（正月十九日），四眾大會於五華宮，尹志平憑几於全真堂，話語間有逝世之嘆。二十五日，往清和宮遊宴。在劉處玄升遐之二月初六日，沐浴更衣，命作大齋後登真，道壽八十三歲。時人記載：「其演唱性宗，著有《葆光集》三卷；提掖後學，有語錄兩帙；諸方士大夫所上詩章文疏碑詞五卷，號《應緣集》，行於世。」⁸³

關於尹志平臨終之際的描述，有二：一種是說，他向道眾訣別，曰：「吾將逝矣。」有進紙筆，他沈默不應，惟戒葬事勿豐，遂不食，但飲水啜茶，危坐談道，語音雄暢異常。是夜，久正衣冠，曲肱而逝。⁸⁴另一種是說，他於該年二月十一日，沐浴、易衣冠，書頌曰：「觀化八十三歲，淡薄全真活計，臨行踏破虛空，開放光

⁷⁹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第18，頁668，記載：「庚子夏，太傅移刺寶儉、京兆總管田德燦持疏往邀...」。故知太傅移刺公為契丹人移刺寶儉。事蹟另見：元·孟攀麟撰，〈十方重陽萬壽宮記〉，《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頁69。

⁸⁰ 《道家金石略》，頁540。王惲記載略有出入，云：「庚子（1240）秋，葬祖師於白雲堂，會送者數萬人。」所撰，〈大元故清和妙道廣化真人玄門掌教大宗師尹公道行碑銘并序〉，《道家金石略》，頁690。

⁸¹ 《甘水仙源錄》，卷3，第7，頁149。

⁸² 《道家金石略》，頁680-681。

⁸³ 同上。

⁸⁴ 《甘水仙源錄》，卷3，第7，頁149。

明無際。」落筆而逝，馨芬滿室，三日不散。享壽八十有三。眾毀哭過哀，時馨芳之氣滿室，遠近聞者，奔走賻贈，哀戚若喪考妣。尹志平本來遺言欲葬於大房山清和宮，因僚士固請，遂葬於五華宮。世祖中統建元（1260），朝廷追諡「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制辭有：「性天開朗，心地坦夷，接重陽道統之傳，為長春門人之冠，宜錫褒章，永光仙籍。」⁸⁵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大元清和大宗師」名號立碑。⁸⁶成宗元貞三年（改元大德，1297），文士王惲銘之之辭曰：

崑崙山高古蓬瀛，長春再傳何德馨，鶴馭九萬搏雲鵬，雷雨之動方滿盈。
為民請命以道寧，維持綱紀誰使令，十八大弟光啟行，丘仙一笑溘上征。
清和進修純粹精，傳授道統力主盟，潔己應物謙而誠，拱壁駟馬非夸矜。
事唯無心物取衡，尹家樓觀青雲程，開天演化玄元經，全之為教乃大明。⁸⁷

三、積功累行的實踐觀

有關「全真」之教的意義，可從教祖本人和當代文士的作品來看：其一、依據王重陽曾撰〈活死人墓贈甯伯公〉詩中云：「有個逍遙自在人，昏昏默默獨知因，存神養浩全真性，骨體凡軀且渾塵。」⁸⁸這是指修鍊上的存神養氣，成全真性之意。其二、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范懌作《重陽全真集·序》曰：「全真之教大矣哉！謂真者，至純不雜，浩劫常存。一元之始祖，萬殊之大宗也。上古之初，人有純德，性若嬰兒，不牧而自治，不化而自理，其居于于，自適自得，莫不康寧享壽，與道合其真也。」⁸⁹此語是以至純不雜、浩劫常存的「真」，當成創生萬物的「一元之始祖」，而具有純德、性若嬰兒的人，可以與道合真。其三、金·金源璫撰〈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曰：「若太上老子無為真常之道者，重陽子王真人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幻妄，獨全其真者，神仙也。」⁹⁰該文是說，王重陽採取老子無為的真常之道立教，名為全真。能成全此真道者，是為神仙。

⁸⁵ 《道家金石略》，頁 690。

⁸⁶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第 6，頁 698。

⁸⁷ 《道家金石略》，頁 690。

⁸⁸ 《重陽全真集》，卷 2，第 14，頁 432。

⁸⁹ 《重陽全真集》，范懌序，第 1，頁 411。

⁹⁰ 《甘水仙源錄》，卷 1，第 2，頁 119。

全真之道的實踐，據祖師之教法以為，真修行在於心中「清淨」兩箇字，而且要實現真功和真行。功行兩全者，得為真人。王重陽撰〈玉花社疏〉，曰：

諸公如要真修行，飢來喫飯，睡來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學道。只要塵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淨兩個字。...行功乃別有真功真行。晉真人云：『若要真功者，須是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真清真淨，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是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乃真行也。』伏願諸公，早垂照鑒。⁹¹

由行文閱讀之，本人依理解定義「功行」為修心之功夫和修德之善行。又，全真第二代宗師之中，丘處機對成吉思汗講道時，指出：「修行之法無他，當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耳。」又曰：「余生平學道，心以無思無慮，夢中天意若曰：『功行未滿，當待時昇化耳。』」⁹²由此可知，丘處機以為修道者的人生是一場天命的安排，降世修鍊功行，待時昇化。又曰：「大抵修真慕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今世之悟道，宿世之有功也，而不知宿世之因。只見年深苦志，不見成功，以為塵勞虛誕，即生退怠，甚可惜也。殊不知坐臥住行，心存於道，雖然心地未開，時刻之間，皆有陰功積累。功之未足，則道之不全。」⁹³

一般而言，尹志平所秉持著的是祖師和宗師一貫的想法，即所謂「功行說」。以下就尹志平的著作和語錄，解讀其有關功行的想法：

（一）《葆光集》卷上，有語錄〈示門人天真道人〉云：

全真之教，專於性命道德之妙。今之學者，多不參同。予從得道之士丘、劉、譚、馬三十年間，口傳心受妙語玄言，日用罪福，何啻千萬。雖是達理，真功實行常虧，難以超凡入聖耳。……人知道釋、性命為一者，多矣。差別者，亦多矣。不知行持本有妙性，都無眷處，慧命相資助。一性真定，入大無礙法門。混而為真一，永超生滅，得靈通自在。目前有驗，是為妙

⁹¹ 《重陽全真集》，卷 10，第 20-21，頁 500-501。

⁹² 元·移剌楚才奉敕編錄，《玄風慶會錄》（《道藏》第 5 冊，洞真部、譜籙類，致字號），第 5-9，頁 196-198。

⁹³ 《真仙直指語錄》，卷上，第 12-19，頁 677-681。

道也。如學人堅固行持，未至於了達，乃宿功有闕也……不染不著，內外融通，積功累行，朝夕於是。至如便不飛昇，做得箇超羣拔俗、有見識好漢。⁹⁴

以此，可視為尹志平對釋、道通同與差別之處，持有己見。他認為，修行達理還不夠，若虧欠真功實行，則未能超凡入聖。一性真定，可以靈通自在。果真能積功累行，即便不能飛昇成仙，至少還能做個超羣拔俗、有見識的好漢。

(二)從《清和真人語錄》觀之，尹志平認為師真教人重積功德，為入道之基，因為人的悟道與所積福德厚薄有關。他的弟子粘合道人問修行，他答曰：

道不可以言傳，人必心上先自有而後可入。雖師真亦不能以道與人，惟教之重積功德，為入道之基。……蓋悟有淺深，各隨人所積福德厚薄耳。…故修行治心為要。既明損益，把世人一切所行事，心上都顛倒行過，則身中之氣亦自隨之。百骸自理，性自止，息自調，命自固，去仙道不遠矣。⁹⁵

他指出，成道之遲速與所積功行有關，曰：「四師真成道亦有遲速，丹陽二年半，長真五年，長生七年，長春師父至十八、九年，以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方與之，各驗其所積功行淺深，故排次有等級，而成道有遲速也。師真尚如此，今之學者，不積功行，直欲造道，必無此理。…為道之要無他，積累功德而已矣。」⁹⁶他並採用丘處機的說法，所謂：「有為無為一而已，於道同也。如修行人全拋世事，心地下功，無為也；接待興緣，求積功行，有為也。心地下功，上也。其次，莫如積功累行。二者共出一道，人不能明此，則不能通乎大同。」⁹⁷換句話說，心地下功是上乘的無為法；求積功行是其次的有為法，兩種方式皆成道的方法。

(三)《真仙直指語錄》卷下，收〈清和真人語〉，可補充以上想法。尹志平以修心為本，曰：

出家人要計較心，朝日有多少惡念。不則酒色財氣是欲心，但從來愛的，

⁹⁴ 《葆光集》，卷上，第 42-43，頁 143-144。

⁹⁵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 1，第 7，頁 728。

⁹⁶ 同上註，卷 1，第 10，頁 729。

⁹⁷ 同上註，卷 1，第 13，頁 731。

皆欲念。但好一物，須要換過。自然心地容易降伏，漸得安穩。人皆言得道甚難，若修行人換過（喜好之物），心冷清清地，煞易修行。不生煙火、是非、人我，功行疾就。說有為者，教門用力；說無為者，萬緣齊斷，一物也無。時時刻刻心地下功，便是聖賢佑助。若無功行的人，聖賢不管。⁹⁸

以上說法，將從來所愛的，皆視為欲念，這是在心地下功的極致。再加上有「聖賢佑助」的講法。於後文中更清楚地解釋：「然今世功行未圓，來世後世，聖賢接引。丹陽師父與祖師三世曾為伴，十世作修行。但出頭來，便悟正教。累世積功累行，方可今世了達。」⁹⁹此語意味著積累功行甚至能影響來世，使之與累生的師父或聖賢再度聚會，一起修行，直至了達真道。

四、宗教實踐的行為表現

以下依其作為，分項探討其宗教實踐的情形：

（一）與朝野的關係

從尹志平的身世來看，他的家族在北宋仕宦者眾。到了金代，其祖、父皆韜光不仕，平日樂善好施，在鄉黨博得善人之美譽。尹志平早年在福山縣住庵時，亦以救濟貧病，贏得當世敬重。在金朝官員完顏龍虎的護持下，他以濰陽玉清觀為弘道處。該地當諸郡往來之衝，尹志平領眾耕稼，竭力管穀。連丘處機都嘆羨不已，常結夏避冬，寓居該觀。金末，兵荒馬亂，尹志平潛跡海島，待甫定，棲真於玉清觀。¹⁰⁰

當蒙古使節來到山東延聘丘處機時，李志常建議，唯有尹志平才能成此大事。後來，丘處機之所以西行覲見成吉思汗，的確與尹志平的遊說有關。而後他遵從師命，隨著蒙古軍所至之處，向人民招撫諭降，則是在面臨大軍威脅下，為避免生靈塗炭，不得不從的抉擇。人民經由其協助，亦得以全活性命，皈依入於全真道者，甚至可以取得免差役和賦稅之優遇。

全真道士與金之舊臣而入仕蒙古的官員如：石抹咸得不、王巨川等人往來頻繁。

⁹⁸ 《真仙直指語錄》，卷下，第1，頁683。

⁹⁹ 同上註，卷下，第3，頁684。

¹⁰⁰ 《道家金石略》，頁539。

王巨川家本咸陽巨族，1214年受任命為宣撫使¹⁰¹；陳時可為金之翰林學士，1230年擔任燕京路課稅使，與丘處機的交情深厚，有師弟之名。¹⁰²任教於國子學的馮志亨與官員王巨川、陳時可、梁斗南、吳德明等人關係甚密；¹⁰³入仕蒙古的前金進士王鶚（1190-1273）也與同鄉的全真道士王志謹（1178-1263）交情深厚，兩人數數會晤，談話終日。¹⁰⁴此外，大丞相胡天祿於1233年行臺河東（今山西）時，延請宋德方主持醮事。並且傾白金千兩，贊助編纂蒐集道經的經費。¹⁰⁵各地宗王貴族也不得不以延攬全真道士，作為籠絡人心的手段。¹⁰⁶

蒙古政權在中原的締造初期，全真掌教除了負責與汗廷間的往來外，還為朝廷齋醮祭祀，消弭戰爭肅殺之氣，為國祈福。1230年，尹志平居燕京長春宮，受邀於九月九重陽日至附近西山通仙觀主醮，超度孤魂滯魄。¹⁰⁷戰後全真道士往往購買戰俘為民，亡金士大夫多隱身於道教。一些在戰火中頹圮的宮觀多入主於全真名下，以獲得修建和庇護。種種因素，使得全真道的發展在蒙古伐金之末期，勢力達到鼎盛。¹⁰⁸

窩闊臺即位初（1229），李志常已先行謁見可汗於蒙古乾樓輦（怯綠連）¹⁰⁹，

¹⁰¹ 《元史》卷153，頁3611。

¹⁰² 陳時可事蹟，見金·鮮于樞，《困學齋雜錄》，頁18。孫克寬，〈湛然居士集中的中原儒士初考〉，收入所著《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58），頁91。

¹⁰³ 元·趙著，〈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卷6，第7-11，頁189-191。

¹⁰⁴ 元·王鶚，〈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同上註卷4，第1-2，頁159-160。

另參：Florian C. Reiter, "A Chinese Patriot's Concern with Taoism: The Case of Wang O (1190-1273)", in *Oriens Extremus* 33.2(1990), pp.95-131.

¹⁰⁵ 姚從吾考證，胡丞相就是《元史》卷2的中州斷事官胡土虎那顏，《蒙古秘史》裡的失吉·忽突忽。所撰〈黑韃事略中所說窩闊台汗時代胡丞相事蹟考〉，《東北史論叢》，（臺北：正中書局，1959），下冊，頁339-363。

¹⁰⁶ 鄭素春，〈十三、四紀蒙古宗王與全真道士的關係〉，刊於中國邊政協會編輯，《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頁347-376。

¹⁰⁷ 《葆光集》卷下，第2，頁155。

¹⁰⁸ 參閱：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頁73-89。

¹⁰⁹ 《元史》卷1，〈太祖紀〉：「太祖六年春，帝（鐵木真）居怯綠連河。十一年春，還廬胸河行宮」。

相較之下，尹志平在帝南征北還，1232 年，始迎見之於順天。1233 年，聖旨詔李志常到燕京教授蒙古貴官之子十八人。他推薦由儒入道的馮志亨佐助推動國子學，宣聖廟（孔廟）由馮志亨主持。¹¹⁰

一則大事為尹志平傳所未見，而出現在王鶚撰〈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記載曰：「庚寅（1230）冬，有誣告處順堂繪事有不應者，清和即日被執，眾皆駭散。公（指李志常）獨請代之，曰：『清和，宗師也。職在傳道。教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特免桎械，鎖之入獄。夜半，鎖忽自開，以語獄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旦，吏以白有司，適以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師（指李志常）像，其訟遂息。」¹¹¹以上描述談及「處順堂繪事有不應者」，可能是指全真道士所繪壁畫內容為丘處機西行弘道的過程，內容涉及「化胡」這一敏感的主題，故遭當局猜忌。¹¹²

對於處順堂的畫，尹志平並非一無所知，他曾撰〈西路請張道人於處順堂畫西遊記〉，云：「清河畫士，處順存心堪發志。畫士清河，早早來時意若何。全真宗祖，畫向白雲傳萬古，宗祖全真，永鎮燕山日日新。」¹¹³如前述，在尹志平被捕後不久，便由兼領長春宮事的李志常代替他入獄。1235 年秋，尹志平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在今蒙古後杭愛省厄爾德尼召北），請高道住持之。王鶚描述曰：「雖清和掌教，而朝觀往來必以公（指李志常）。故公為朝廷所知，而數數得旨。璽書所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也。」¹¹⁴該文有意指出李志常之倍受朝廷重視。諸如此類的記載，反映出李志常多年來受朝廷重用，並且實掌教權之情況。不過，根據元代濰縣城北玉清宮的碑文記載，還是有尹志平在先、李志常在後的地位之別。文曰：

皇帝聖旨：道與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識李志常。我於合喇和林蓋觀院來，你每揀選德行清高道人，教就來告天住持。仰所在去處齋發遞送來

¹¹⁰ 蕭啓慶，〈大蒙古國的國子學〉，所著《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1994），頁 65-94。

¹¹¹ 元·王鶚撰，〈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卷 3，第 14，頁 153。

¹¹² 張廣保著，《尹志平學案》，頁 53。

¹¹³ 《葆光集》，卷下，第 2-3，頁 155。

¹¹⁴ 《甘水仙源錄》卷 3，第 14，頁 153。另參：蕭啓慶，〈大蒙古國的國子學〉，所著《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1994），頁 65-94。

者。准此。乙未年，七月初九日。¹¹⁵

尹志平於 1235 至 1237 年間曾離京在外，後由朝廷派大臣召回。於 1238 年春，讓位於李志常。其去位，顯然是由蒙古統治者所主導的。據載，當尹志平於 1237 年返燕途中，「道經太行山間，群盜羅拜受教，悉為良民。出井陘，歷趙、魏、齊、魯，請命者皆謝遣，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積，略不顧。」¹¹⁶由此反映出民眾崇信的熱情，其遊歷華北，甚至能感化群盜，使為良民。1241 年，陝西劉蔣村祖庭會葬人數眾多，此事牽動蒙古統治者緊繃的神經。據說，有賴其道德名望，而得以順利完就其事。朝廷對於全真道士意圖造反的認定，見於《大元通制條格》卷 29 之記載，在入元 1280 年才表態，用蒙古白話云：「已前京兆府地面裏，王祖師庵頭聚著人眾，生歹心來。如今這先生又這那般胡行有……」。¹¹⁷在蒙古軍方虎視眈眈的觀察下，尹志平提示信眾要以「朝夕懼驚，降心裂念」為念，其言曰：

雖千百世中，亦無此一時也。六紀前已留頌云：「決有人人在後」，今誠驗矣。昔我祖重陽初於甘河遇純陽點化，復度丘劉譚馬，洎郝孫王，號七朵金蓮結子，又云：「桂樹香傳十九枝」，舉歷歷皆應。凡我門人，莫忘先輩諸師千辛萬苦，方能成道。長春晚節赴詔西行，過流沙，至雪嶠，蹇蹇尤不可忍述。拓開教門，夷夏同風，皆天運使然。爾曹宜朝夕懼驚，降心裂念，厭離生死，慎勿因循。苦海難越，吾言藥石，療眾膏肓，永宜銘佩。¹¹⁸

1241 年五月，尹志平經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他頗為憐惜，出己帑為香火費，為民祈禱，雨大沛。¹¹⁹從「祖庭會葬」一事仍由退位後的尹志平主持來看，即使李志常長期負責教會與蒙古汗廷之聯繫，但一直以來尹志平才是道門真正的精神領袖，廣為民眾愛戴。

¹¹⁵ 馮承鈞，《元代白話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頁 16。

¹¹⁶ 《甘水仙源錄》卷 3，第 6，頁 149。

¹¹⁷ 元·不著撰人，《大元通制條格》（明·烏絲欄鈔本），卷 29，頁 1-2。

¹¹⁸ 《道家金石略》，頁 540。

¹¹⁹ 《甘水仙源錄》卷 3，第 7，頁 149。

（二）對教會的建樹

1. 闡揚道教

在闡揚道教方面，尹志平留下的著述有：《葆光集》三卷及《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四卷。前書收錄他自詠、述懷以及與徒眾、官員書信往來的詩文；語錄則是他多年闡教內容的結集。1239年，煙霞逸人爲《葆光集》作序，評價該文集：「託詞警世，清吟編簡，意傳萬古以無遺。法語敷揚，志取一時之有補，可以繼全真而演教，敘正派以流芳。開眾妙之玄門，指三清之直路。」又曰：「《葆光集》者，即清和真人所作，因其掌教之後，常坐於長春宮寶玄堂之重室葆光之軒，期間常有在京士大夫以及各方尊宿參問請益，故以軒名之。」¹²⁰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有大蒙古國丁酉年（1237）張天祚序，說本書是尹志平與徒眾講論全真妙旨，經弟子各記所聞，編纂成書，原爲二卷，今《道藏》本共四卷。¹²¹該語錄內容分爲：卷一，記載癸巳年（1233）秋七月，尹志平在北京華陽觀講道之內容；卷二，記載中秋夜在棲真觀及在建州（遼寧省錦州市東）開元觀、川州（遼寧省北票市）玉虛觀、義州朝元觀等地講道的內容；卷三，記載同年冬十月，義州通仙觀郭志全講《道德經》，由尹志平提示「玄之又玄」等章句之內涵；卷四，尹志平繼續講論《道德經》篇章「古之善爲士」等文之內涵。

尹志平傳授修行之道，頗著名的一段話，即所謂：「修行之害，三欲爲重，食、睡、色。不節食，即多睡。睡爲尤重，情慾之所自出，學人能先制此三欲，誠入道之門。人莫不知，然少有能制之者，蓋制之者，志也。」¹²²他所提醒的是，人要立志，以節制情慾。

對佛、道教理之異同，有弟子問曰：「佛說與吾（道）說，無有異乎？」他回答：「以理，即無異也。佛說、吾說、俗說，皆存妙理。只要自己心性上會得，則自然照見。」¹²³這是他就佛、道所修「心性」無有差別立論。

他對修行更進一步闡釋時，提到：「修行治心爲要，既明損益，把世人一切所行事，心上都顛倒行過，自然百骸自理，性自止，息自調，命自固，去仙道不遠矣。」

¹²⁰ 《葆光集序》，第 1-2，頁 121。

¹²¹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四卷，《道藏》第 55 冊，正乙部，弁字號。

¹²² 同上註，卷 1，第 1，頁 725。

¹²³ 同上註，卷 1，第 4，頁 726。

¹²⁴又，「初學之人不知性命。只認得每日語言動作者是性，口鼻出入之氣爲命。非也。性命豈有二端，先須盡心，認得父母未生前真性，則識天之所賦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人秉五行之氣以生，故亦隨其性，如木性多仁，火性多禮之類是也。此皆非吾之本真，須超出五行，始見吾之真性矣。」¹²⁵

不僅論及佛、道教理，他還因爲游仙觀觀主李志韶的一席問話，比較煉養學南宗張伯端（984 或 987-1082）¹²⁶和北派全真李長老修鍊方法上的差異。他指出，「李長老同是遇真得道，所留教言甚若與平叔（張伯端）不同。人謂李老不言命術，平叔不言性宗。性命本非二，此理甚明，但難以言形容，必得明達之人則可傳。」¹²⁷尹志平說明兩派在命術和性宗各有偏重，但是明確指出「性命本非二」的道理。他認爲，「人之聰明，豈無其因故，寔由多生積累功行，以成其福。爲福所資，自得一性開覺。」又，「奈何人必以通顯靈聖方是道，殊不知必自積累功行，既至深厚，心自靈，外緣自應，無非自得。若有心於求，必涉虛僞，其損性損福，不可虛言。」¹²⁸這一番話語，將「累積功行」與獲得「一性開覺」聯繫起來，提醒信眾不必追求通靈顯聖之事，只要功行積累至深厚，心靈自得。

基本上，尹志平闡教之功爲時人肯定。元代儒學教授賈鹹讚揚之，曰：

¹²⁴ 同上註，卷 1，第 8，頁 728。

¹²⁵ 同上註，卷 1，第 9，頁 729。

¹²⁶ 張伯端出生和事蹟，參見：南宋翁葆光，《紫陽真人悟真直指詳說三乘秘要》，收入明編《道藏》第 4 冊，洞真部、玉訣類、律字號，〈張真人本末〉，第 15-16，頁 447。另見：元·趙道一編著，《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道藏》第 8 冊，洞真部、記傳類、潛字號），卷 49，第 7-11，頁 740-742。有關張伯端之研究很多，例如：T. CLEARY, *Understanding Reality: A Taoist Alchemical Classic by Chang Po-tuan, with a Concise Commentary by Liu I-m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日）吾妻重二，〈張伯端『悟真篇』の研究史と考證〉，《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 11 號（1994.6），頁 102-119；王沐撰，〈《悟真篇》丹法源流〉、〈《悟真篇》丹法要旨〉，氏著《內丹養生功法指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0），頁 27-73 和 74-115；莊宏誼，〈北宋道士張伯端法脈及其金丹思想〉，《輔仁宗教研究》第 7 期（2003 夏），頁 119-151；鄭素春，〈道教南宗煉養寶典—《悟真篇》的詮釋與應用〉，《輔仁宗教研究》第 18 期（2009 冬），頁 55-115。

¹²⁷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 1，第 10，頁 729。

¹²⁸ 同上註，卷 1，第 14，頁 731。

師之典教也，肅肅雍雍，純焉道化，不令以憲，人自為勸。其輔翼教席，勝士珠聯，琳館道宮，所在星列，以至山林岩谷，十百為居，木食澗飲，怡然有巢許¹²⁹之風，雖丫童之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无妄語。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此時也。¹³⁰

2. 興修宮觀

有關興修宮觀始末，比較典型的一例是，古樓觀的修復。當地乃自古以來的道教聖地—老子說《道德經》處，元稱宗聖宮。按：元·李鼎撰〈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之敘述，國朝甫定（約1234年），紀綱初復，于時清和大宗師以真仙之胄，掌天下教。每念祖宮隳圯，丙申自燕來秦，躬行祀禮，四方宿德，不召而集，遂議興復。時有前道士張致堅挈其舊業，以獻宗師。其時尹志平對同塵真人李志柔曰：「祖道中興，玄功是勳，紹隆興建，公不宜後」，乃以觀事付之。李志柔辭謝不敏，而宗師尹志平並不批准，李志柔只好受命。他請（京兆）行省田雄、乾州長官劉德山為功德主（指捐貲者），繼承總府文據並公告該觀永為瞻眾恆產。李志柔於是率領徒眾，以宗師所委派的大師韓志元、張志朴糾領修復該觀。¹³¹

前文中，李志柔係郝大通法孫，李開玄之弟子。1223年，曾經以碩德耆望的身份，得長春真人賜號同塵子，且囑以立觀度人。¹³²自1227年以後，他在河北磁州、相州、廣宗以及河南林慮等地，興修大、小庵觀共二百餘區。¹³³除了他以外，王志謹於亡金之際（1234）居汴梁（今開封）朝元宮時，丞相史天澤（1202-1275）委命他住持並修復當地的龍德、太一、上清儲祥等宮。¹³⁴而宋德方亦多方興修宮觀，分

¹²⁹ 指堯之隱士巢父、舜之隱士許由。

¹³⁰ 《道家金石略》，頁680。

¹³¹ 元·朱象先撰，〈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第15-16，頁693。

¹³² 事蹟見：李道謙撰，〈大元宗聖宮李尊師道行碑〉，收入《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第8-12，頁699-701。

¹³³ 事蹟見：金·宋子貞撰，〈順德府通真觀碑〉，《甘水仙源錄》卷10，頁5；李道謙撰，〈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7，頁18。

¹³⁴ 元·王鶚，〈真人王尊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4，頁19-24；另見元·李昉魯獅，〈大元奉元明道宮修建碑銘并序〉，《道家金石略》，頁789-790。史天澤傳，見《元史》，卷155，頁3657-3665。他是蒙元時期山東、河北一帶統領漢軍的領袖史天澤（1202-1275），

佈之地域遼闊，凡百餘區。由他主持興建的，擇其大者如：山西永樂的純陽萬壽宮。¹³⁵又有毛養素（1178-1259）攜門人常志久等，由陝而南，興葺洛陽朝元宮、棲霞宮及陝西華陰之清華觀。不數年，興修完成，金碧輪奐。¹³⁶

尹志平掌教時期，修復許多戰後頹圮的宮觀。例如：1236年春，應京兆行省田雄之邀至陝西，終南、太華等處諸觀宇廢不能復，咸請主於師。同年秋，被命至雲中，為國祈福。時平遙之太平興國觀、崞之神清觀、前高之玉虛白雲洞、定襄之重陽觀、沁之神霄宮、平陽之玄都宮等，亦請主於師。至於陝西祖庭重陽宮、古樓觀宗聖宮以及華山雲臺觀、驪山華清宮、沂州重陽觀等，這些大大小小的宮觀亦歸入掌教名下，由他選擇名重耆宿主持之，興修完竣，規模超越從前。¹³⁷

3. 制定清規

有關全真清規的制定，比較可能是在尹志平掌教時期的丙申年後、退位之前（約1236至1238年間）。根據元大德四年（1300）立石，三茅山（在南京附近）道士朱象先撰〈終南山重建會靈觀記〉云：

洎皇朝撫定，紀綱初復。歲丙申，同塵李公真人承清和大宗師之命，興復祖宮。于時天元應瑞，玄教興行，加以二真師道隆德盛，人天欽仰，門下之士皆裹糧赴役，不遠千里而至。同誠協力，百工競舉，營造祖宮之外，其諸別業，又各分任興葺。是觀之復，蓋藉諸方師友之力。殿宇既立，復以執事者齟齬不合，宗師教札敦諭，清規遂定。¹³⁸

前文敘事在1236年，李志柔奉掌教尹志平之命，主持陝西終南山會靈觀之重建。殿宇既立，執事者之間卻產生言語衝突、齟齬不合。後來在宗師尹志平的信札教諭之下，遂制定清規。

《正統道藏》收《全真清規》一卷，似是入元以後的全真道士整理印行。由署

中統二年（1261）拜中書右丞相。至元八年（1271），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事。

¹³⁵ 宋德方傳記，參見：金·李鼎，〈玄都至道披雲真人宋天師祠堂碑銘并引〉，《道家金石略》，頁546-549；金·王利用，〈玄通弘教披雲真人道行之碑〉，《道家金石略》，頁753-754。

¹³⁶ 元·李國維撰，〈頤真冲虛真人毛尊師蛻化銘〉，《甘水仙源錄》，卷7，第7，頁202。

¹³⁷ 《甘水仙源錄》，卷3，第6-7，頁149。

¹³⁸ 元·朱象先撰，〈終南山重建會靈觀記〉，《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第17，頁703。

名姚江（浙江餘姚）春庵通玄子陸道和編集。內容包括：「指蒙規式」，初真童蒙出家的條件及必須遵守的規矩；次為「簪披次序」，乃棄俗入道時的梳頭簪冠披髮的儀式；次為「遊方禮師」，即遊歷諸方、參訪師德所需奉行的禮節；次為「堂門戒臘」，指的是堂門接待道眾時，要看驗投師所得的授道書錄，按身份尊卑長幼而分順序。又有「坐鉢規式」，是自十月一日起集眾過冬時所需注意的規矩。如有不依規矩者，要接受責罰。迎接賓客，相送往來時，有「三不起身」的規矩，如：「打坐不起」、「誦經不起」以及「赴齋不起」（身），以免動亂堂式。後解說祖師設教開示有關「全真體用」的內容，後接〈鉢室賦〉、〈教主重陽帝君責罰榜〉等文。¹³⁹

4. 有關《道藏》的編纂

有關元代《道藏》的編纂，如前所記載，此事乃 1235 年掌教尹志平抵達平陽時，委任宋德方率眾鏤刻《道藏》經板為開始。

又，據宋德方傳記，在戰火摧殘下，宋德方曾經和其師丘處機語及「道經泯滅，宜為恢復」之事。1233 年，他應丞相胡天祿之邀，主醮於崞州和平陽。1234 年，遊太原西山時，發現古昊天觀遺址。後來，於 1240 年至陝西祖庭，於會葬祖師遺骨入重陽宮後離去，演道於秦、鞏、鳳、隴等地（即今之陝、甘、寧夏一帶）。至於《道藏》的編纂，乃得到皇后脫列哥那、丞相胡天祿等貴官大臣之贊助。他與門人秦志安（1191-1247）等，蒐羅道經，自 1237 年至 1244 年，共收錄書籍七千八百餘卷，付板印行，亦稱《玄都寶藏》。弟子中，李志烈、楊志素、宋志勤擔任藏經提點。¹⁴⁰其中，付出最多心力的是，通真子秦志安，字彥容。宋德方嘗謂之曰：「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岑（山名，在山西省忻州市）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鉅木流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其身，曷若與天下共之。」自後道經之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為多。¹⁴¹

¹³⁹ 元·陸道和編集，《全真清規》（《道藏》第 54 冊，正乙部，楹字號）一卷，第 1-16，頁 243-250。

¹⁴⁰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第 21-22，頁 670。關於《道藏》之編纂，參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上冊，頁 1。

¹⁴¹ 元·元好問撰，〈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卷 7，第 24-26，頁 211-212。

此外，其他協助者還有：沖虛真人毛養素（1178-1259），辛丑年（1241），掌教尹志平以其宿德望重，起為洛陽棲霞宮提點、兼領披雲玄都寶藏八卦局；¹⁴²以及純成子李志全（1191-1261），為前金進士，先歸依張尊師，再拜丘處機為引度師。據載，宋披雲「以所在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於灰燼之餘，散亂無復可考。求博洽異聞之士，俾校讎之，迺得講師。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文，號為完書，功亦不細。」故知李志全所擔負的是校正之工作，長達十年之久。而後在李志常掌教時，奉恩例，賜師號，提舉燕京玄學。¹⁴³凡此種種，元代《道藏》之由蒐集編校，乃至於刻板印行，實際上歷經尹志平、李志常兩位掌教時期，是由眾多全真道士戮力合作的心血結晶，以此而得以維繫中華文化傳統於不墜。

五、結論

從身世背景和拜師學道的歷程觀之，尹志平的家族在北宋為官者七人，因職務而居住萊州。其祖與父平日樂善好施，頗得鄉黨好評。他出生於金世宗朝，正值女真族的初期統治，面臨金、宋對峙和契丹作亂等問題。而後邊境稍寧，在金短暫的承平時期的，尹志平展開人生的求道歷程，先後師事陝西王大師、馬鈺、劉處玄、丘處機、郝大通和王處一等人。除譚處端、孫不二外，參學全真七子之五。不僅盡得丘處機修行秘訣、郝大通授以易理、王處一傳授法籙，且佩有上清大洞符籙，作醮主盟於齊東。

在山東福山縣住庵時，尹志平因照養嘉惠疾病貧困者，贏得世人敬重。在濰州時，居信徒贈予之玉清觀弘道。尹志平因為深得丘處機的信任，終能說服其師應詔，為成吉思汗講道於雪山。後來，他遵從師命，隨著蒙古軍所至之處，向人民招撫諭降，則是在大軍威脅下，不得不從的抉擇。由於尹志平族裔之中，其祖、父均未入仕於金，不算是金之叛臣。不過，既順服於蒙古，則不可能不面臨「民族大義」的批判。只能說，他在金末喪亂之際，選擇了為華北地區人民爭取存活性命財產的機會。

¹⁴² 《甘水仙源錄》，卷7，第8，頁203。

¹⁴³ 李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任事燕京玄學提舉。傳記參見：元·李蔚撰，〈純成子李君墓誌銘〉，收入元·李道謙編集，《甘水仙源錄》（《道藏》第33冊，洞神部，記傳類，息字號），卷8，第1-2，頁215-216。

他繼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之後，承接道統。全真教法由他消化吸收，而弘揚光大。元·弋穀撰〈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稱讚其闡教之功，曰：

金錄訖運，喪亂並興。黔黎殄於菹醢，玉石燼於烈火。天意開顧，挺生至人，全昇斯道，以假援之之手。於是重陽而後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繼出，而全真之教興。及清和接長春之統，授受之際，累聖之妙無餘蘊，父作子述，闡化數十年，徒侶遍天下，聞望重朝野。風之所靡，狼戾易心，強梗順命。革煩苛為清靜，化湯火為衽席，挈一世鄙天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自古教法之盛，功德之隆，惟清和師為最，蓋天之畀付之道一，而所遇之時異也。¹⁴⁴

從全真道宗教實踐中對於「功行」的要求來看，尹志平確能符合所謂「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等條件，在他八十三歲的生命中，積行累功，裨益群生。總結全真第六任掌教清和真人尹志平的一生：他在中原板蕩、風雨飄搖的時刻，站在第一線與蒙古統治者周旋往來，為教團和社會大眾爭取了可能的利益；在文化建設上，對於宮觀之興修以及為促成元代《道藏》的編纂而付出心力。

參考文獻

- 一、明編《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7 景印。
 - 《七真年譜》，元·李道謙編，《道藏》第 5 冊，洞真部，致字號。
 -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道藏》第 32 冊，洞神部，記傳類，川字號。
 - 《玄風慶會錄》，元·移刺楚才編錄，《道藏》第 5 冊，洞真部、譜籙類，致字號。
 - 《甘水仙源錄》，元·李道謙編集，《道藏》第 33 冊，洞神部，記傳類，息字號。
 -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元·李志常著，《道藏》第 57 冊，正乙部，羣字號。
 - 《全真清規》，元·陸道和編集，《道藏》第 54 冊，正乙部，楹字號。
 - 《重陽全真集》，金·王嘉撰，《道藏》第 43 冊，太平部，枝字號。
 - 《真仙直指語錄》，元·玄全子編集，《道藏》第 54 冊，正乙部，鼓字號。
 - 《晉真人語錄》，《道藏》第 40 冊，太玄部，卑字號。
 - 《清和真人語錄》四卷，元·段志堅編集，《道藏》第 55 冊，正乙部，弁字號。
 -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元·李道謙編集，《道藏》第 32 冊，洞神部，記傳類，

¹⁴⁴ 《甘水仙源錄》，卷 3，第 2-3，頁 146-147。

川字號。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道藏》第 32 冊，洞神部，記傳類，川字號。

《葆光集》三卷，元·尹志平著，《道藏》第 43 冊，太平部，同字號。

《紫陽真人悟真直指詳說三乘秘要》，南宋·翁葆光，《道藏》第 4 冊，洞真部、玉訣類、律字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元·趙道一編著，《道藏》第 8 冊，洞真部、記傳類、潛字號。

二、古代文獻

《大元通制條格》，元·不著撰人，明·烏絲欄鈔本。

《元史》，明·宋濂編，北京：中華書局，1976。

《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王宗昱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長春道教源流》上、下冊，清·陳銘珪著，臺北：廣文書局，1975。

《易原》，宋·程大昌著，永樂大典本。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元·王恽，四部叢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

《陝西金石志》，清·武樹善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叢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三、專書與論文

王沐，《內丹養生功法指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0。

王沐，〈《悟真篇》丹法源流〉，《內丹養生功法指要》，頁 27-73。

王沐，〈《悟真篇》丹法要旨〉，《內丹養生功法指要》，頁 74-115。

中國邊政協會編輯，《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吉岡義豐，《永生への願い》，京都：淡交社，1970。

吉岡義豐，〈新道教の出現と末流〉，《永生への願い》，京都：淡交社，1970。

吉岡義豐，《道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52。

吉岡義豐，〈全真教の成立〉，《道教の研究》，頁 1-60。

吾妻重二，〈張伯端『悟真篇』の研究史と考證〉，《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 11 號（1994.6），頁 102-119。

周紹賢，《道教全真大師丘長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姚從吾，《東北史論叢》，下冊，臺北：正中書局，1970。

姚從吾，〈黑韃事略中所說窩闊臺汗時代胡丞相事蹟考〉，《東北史論叢》，下冊，頁 339-363。

姚從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東北史論叢》，下冊，頁 175-204。

姚從吾，〈元邱處機年譜〉，《東北史論叢》，下冊，頁 214-276。

- 姚從吾，《姚從吾全集》第 6 集，臺北：正中書局，1982。
- 姚從吾，〈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的貢獻〉，《姚從吾全集》第 6 集，頁 1-138。
- 高逢時主編，《丹道文化 28：丘處機專輯》，臺北：丹道文化出版社，2003。
- 孫克寬，〈金元全真教的初期活動〉，《景風》第 22 期（1969），頁 42-52。
- 孫克寬，《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58。
- 孫克寬，〈湛然居士集中的中原儒士初考〉，《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頁 91。
- 張廣保，《尹志平學案》，收入名譽主編麥子飛，張廣保主編，《全真學案》第 1 輯，濟南：齊魯書社，2010。
- 張廣保，〈蒙元時期全真教大宗師傳承研究〉，收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23 輯，頁 192-249。
- 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23 輯，多元視野下的全真教專號，北京：三聯書店，2008。
- 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
-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陳俊民，〈略論全真道的思想源流〉，《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第 3 期，頁 83-98。
- 陳兵，〈略論全真道的三教合一說〉，《世界宗教研究》1984 年第 1 期，頁 7-21。
-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
- 馮承鈞，《元代白話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
- 窪德忠，《中國の宗教改革—全真教の成立》，京都：法藏館，1967。
- 窪德忠，《道教史》，京都：山川出版社，1983。
- 莊宏誼，〈北宋道士張伯端法脈及其金丹思想〉，《輔仁宗教研究》第 7 期（2003 夏），頁 119-151。
- 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 鄭素春，《道教信仰、神仙與儀式》，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02。
- 鄭素春，〈道教南宗煉養寶典—《悟真篇》的詮釋與應用〉，《輔仁宗教研究》第 18 期（2009 冬），頁 75-115。
- 鄭素春，〈金元全真道丘長春真人行誼及其宗派發展〉，高逢時主編，《丹道文化 28：丘處機專輯》，頁 65-100。
- 鄭素春，〈元代全真教主與朝廷的關係〉，收入蕭啓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頁 703-735。
- 劉曉撰，〈全真教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謎〉，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23 輯，頁 250-260。
- 蕭啓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 蕭啓慶，《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1994。
- 蕭啓慶，〈大蒙古國的國子學〉，《蒙元史新研》，頁 65-94。

- CLEARY, T., *Understanding Reality: A Taoist Alchemical Classic by Chang Po-tuan , with a Concise Commentary by Liu I-m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 CHENG, Su-Chun, *L'école taoïste Quanzhen sous la dynastie des Yuan*1260—1368, Paris, Thèse de Doctorat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5.
- ESKILDEN, Steve, "Asceticism in Ch'uan-chen Taoisme", *Asia Review* 3.4(1990), pp. 153-191.
- de RACHEWILTZ, Igor,"Some Remarks on Toregene's Edict of 1240 ",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3(1981), pp.39-63.
- Igor de Rachewiltz and T. Russell,"CH'IU CH'U-CHI (1148-1227),"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9(1984), pp.1-26.
- REITER, Florian C., "A Chinese Patriot's Concern with Taoism: The Case of Wang O (1190-1273)", *Oriens Extremus* 33.2(1990), pp.95-131.
- WALEY, Arthur, *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Lodon,George Routledge et Sons, Ltd.,1931.
- Yao Tao-Chung, "Ch'iu Ch'u-chi and Chinggis Kh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6 N.1(1986), pp.201-219.

初稿收件：2010年05月20日

初審通過：2010年07月13日

二稿收件：2010年09月06日

二審通過：2011年01月20日

作者簡介

鄭素春 (CHENG Su-Chun)

最高學歷：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化博士 (1995)

現任：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為專任副教授

E-mail:chengsc@mail.tnu.edu.tw

The Religious Practices of The Quanzhen Daoist, Yin Zhiping(1169-1251)

CHENG Su-Chu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ung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ligious Practices of Quanzhen Daoism includes “The Exercise and Action”, which means to practic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o **undertake** good actions. A person who fulfils **his duty in** these two domains is called The Perfected Man (Zhenre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ixth director of the Quanzhen Daoist Sect, Yin Zhiping (1169-1251), essentially relies on *The Classical Daozang* (Daoist Canon) and the inscription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o discuss the ideals and realizations of his religious practic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ole he played in the sect.

When the Jin fought against the Mongol, Quanzhen Daoism was firmly established and passed on successfully to its directors: Qiu Chiji (1148- 1227), Yin Zhiping and Li Zhichang. They built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gols and the sect, and created the opportunities to preserve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the people in Northern China. In this research, we will find out that Yin Zhiping who was born in a good and charitable family, was eager to search for the truth on death and life since his childhood. In the period he practiced Dao Yin, as the director of the sect, not only struggled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sect and his entire society, but also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s and a new edition of the Daoist Canon of Yuan Dynasties.

Keywords: Jin Dynasties, Yuan Dynasties, Quanzhen Daoism,
Yin Zhiping (1169-1251), the Religious Practices